



中国母亲

上

杜文和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母亲

上

杜文和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母亲 / 杜文和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5

ISBN 978-7-5473-0482-2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493 号

中国母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650 千

印 张: 43.75

印 数: 0,001—3,250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2-2

定 价: 72.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母亲，以及对母亲怀有感恩之心的所有善良的人们。

——题记

引 子

浙南山区的松元镇是一座谜团如云的怪镇。

连片的木屋、廊桥、古道强调着这里历史的久远与闭塞,还有纵横交错的地下暗道,不知成于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作用何在,更不知道附近为什么会有凿于秦前的石窟与成于唐宋的雄关。

而几百年前的学圃堂、送子桥、接官亭至今不朽,同样令人诧异。

本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有着众多问号的古镇。

镇郊的黄家有一个叫阿娟的女人,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先后将四个子女送出大山,走出闭塞,使之一个个都成为博士。

当四个博士回到故乡的时候,母亲已是一个耗干了的空壳,静静地躺进了野山的土里。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72
第四章	104
第五章	136
第六章	169
第七章	202
第八章	236
第九章	271
第十章	303
第十一章	337
第十二章	369
第十三章	403
第十四章	436
第十五章	470
第十六章	504
第十七章	541
第十八章	578
第十九章	613
第二十章	649
尾声	681



第一章

黄家坐落在松元镇的尾梢上，颇有几分孤寂。
这是一座老宅，虽然破败了，当年的气势犹在。
大门的门垛上嵌着“静庐”二字的砖雕。
正屋名称“报本堂”，旧匾至今仍挂在梁上。

远处，山道弯弯。
一行送亲的队伍朝黄家逶迤而来。
唢呐声隐隐约约。

黄家门口，黄卓和黄杏走出来，搀扶住一直向远处眺望的奶奶。
奶奶把手里一炷已经燃着了的香，颤颤巍巍地递给黄卓说：“一看到那边来了，就赶紧啊，把这炮仗给奶奶点上。”

黄卓不接。

奶奶又说：“打今天起啊，你们俩，就又有妈了。”

黄卓和黄杏是双胞胎兄妹，两人互望了一眼，就又瞟向远处。

翘首远眺的奶奶似乎看到了远处的送亲队伍，急对黄卓和黄杏说：“快，快叫你爸出来。”

黄卓和黄杏又互望一眼，还是没有理睬。

奶奶提高了声音：“快，快叫你爸出来，人家送亲的都快到了，快，快叫你爸出来。”

黄杏刚想开口。



黄卓瞪了她一眼。

奶奶只好自己对门里大喊：“智清，智——清——”

新郎黄智清现在还在屋里干什么哩？

黄家堂屋的正中，摆一张四方小桌。桌上码齐了四排麻将。

这会儿黄家的男主人黄智清正在打他的麻将。他大概一时找不到搭档，干脆一个人独打。他将自己一个人虚拟成四个人，自说自话。“东风”，他叭的一声拍出一张牌，对下家说：“该你了，出牌。”

下家没有人。他便自己走到下家的位置，将牌一看，捞出一张，再叭的一声打出一张：“白皮。”

接着煞有其事地对仍然是没有人的又一个下家说：“白皮吃不吃？”

然后又走到这又一个下家的位置上认真一看，大声说：“吃一张。”再打出一张：“红中，红中要不要……”

这黄智清以一当四，围着桌子转，竟将没有搭档的一桌独脚麻将有板有眼地打了下去。

天色已是薄暮，想看热闹的村民，三三两两，从不同的方向朝黄家赶来。

人群中有背着画夹的龙大海。

还有一帮黄家孩子的同学。

山道上送亲的队伍很简约，除了乐手，就是两抬箱柜。新娘便是本书的主角——母亲。

母亲走在最后，牵着一头小牛和几只山羊。

左右有大女儿黄鹂和小女儿黄琳陪着。

送亲的队伍翻过一个山口，立即就看见了黄家。

黄家的门口这时候已经有一些热闹。

黄卓与黄杏的同学刘品仁等一帮孩子在一旁窃窃私语。

这个说：“黄卓和黄杏的爹结婚，原来娶的是黄鹂她妈。”

那个说：“不对，应该说黄鹂她妈结婚，原来嫁的是黄卓和黄杏他爹。”

“这都是废话。”刘品仁眼睛一转，“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捉弄一下黄卓怎么样？”

众人急问：“怎么捉弄？”

刘品仁挤挤眼睛。

几颗小脑袋便拢到了一起。

唢呐声声，母亲领着两个女儿和牛、羊来到黄家门口。

黄智清这才迎出大门。

只听着热闹的人群背后，刘品仁突然一声叫：

“一对新夫妻。”

众同学接下去吼起一条声来：

“两台旧机器。”

刘品仁：“一对新夫妻啊。”

众同学合吼：“两台旧机器啊。”

“一对新夫妻啊。”

“两台旧机器啊！”

众人无不愕然。

黄卓扶着奶奶，更是眼中喷火。

忽然腔调一变，众同学又吼起一段民谣：

“小白菜啊，地里黄啊，

两三岁上，没了娘啊，

跟着爹爹还好过啊，

就怕爹爹，娶后娘啊！”

……

吼了一通，还又吼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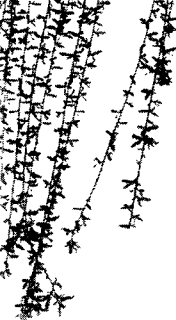
黄卓终于忍无可忍，突然操起一根扁担，大叫一声：“刘品仁……”

母亲急忙拦住黄卓：“卓……”

黄卓一把推开母亲：“不要你管。”舞着扁担又欲再冲过去。

母亲拼命抱住黄卓：“卓……”

“不要你管，你没有权管我……”黄卓急欲推开母亲。



母亲仍是死死地抱住黄卓。

正在这时，忽又听得一声大喊：“黄智清你这个姘种。”

随着声音，便见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黄毛女人急匆匆奔来。

说话间，黄毛女人便奔到了跟前，伸出的手指几乎已经戳到了黄智清的鼻尖：“黄智清，你这个贼坏，你在骗我，果然你又结婚了，如果不是这里的吹吹打打，炮仗喇叭，我还不知道是你在结婚。好啊，好你个黄智清，什么就喜欢你一个，什么除了你不娶别的女人，全是鬼话。我可告诉你，你姑奶奶也不是省油的灯。”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黄智清一脸尴尬。

黄毛女人冲着黄智清不肯罢休，大声嚷嚷着：“黄智清，你要真的是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那现在就把新娶的女人给我赶走，赶走，谁是黄家新娶的女人，新娘在哪？”

母亲开始说话：“我就是他黄智清新娶的女人。”

黄毛女人做出的样子简直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竟大笑起来。

笑声戛然而止：“你就是新娘，我以为是什么如花似玉、天仙下凡，原来是一个黄脸婆子。”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大红的结婚证书，“我没有你年轻，也没有你的姿色，但我有这个，看清楚了没有，政府发给的结婚证书。在登记领证的时候，他说过他愿意娶我，我也说过我愿意嫁他，就凭这句话，就凭这本证书，我和他已经是法定的夫妻，我现在是这黄家老屋里法定的女主人。”

周围突然响起一片掌声。

那个背着画夹的男人的掌声最响。

黄毛女人愈加气急败坏：“你神气什么，证书顶个屁事，说出来也不怕难听，我早跟他一个床上睡过，我们早已是事实上的夫妻，我要想领那本本早就领了。”

母亲仍旧是心平气和：“大妹子，你这话说出来还真有些难听。就算你跟他一床上睡过，那是他以前的事情，我现在跟他领了这本本了，我相信他今后也不会再有那些事情。”

奶奶倚着门框，手在抖着，终于说出一句：“对，这个黄家还有我老不死



的在这站着，今天谁都不能挡住我儿媳妇走进这个黄家。”

黄琳一旁来了精神：“妈，不要理她，咱们进屋。”

母亲侧身举步欲走。

没想到刚才受到羞辱的黄卓，这时竟突然伸出扁担，挡住了母亲。

黄琳急了，一把推开扁担：“你想干什么？”

奶奶也大声一喝：“卓儿。”

母亲从黄卓手中拿掉扁担：“卓，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卓头一昂：“我妈虽然死了，但我外婆生前说过——我爸新娶的女人必须对天风山九峰岭我妈的坟磕三个头才能进门。”

黄琳怒道：“我妈为什么要对你妈磕头？”

黄卓：“就是要磕头。”

黄琳：“就是不磕。”

黄卓：“不磕就不能进门。”

黄琳格外火了：“不进门就不进门，你以为你家是金窝银窝？你以为你这门里有绫罗绸缎？有珍珠玛瑙？”

说到这儿，黄琳一拽黄鹂：“姐，咱们走人，咱们现在就回外婆家去，谁稀罕他这个破家。”

黄鹂还真的被黄琳拉了就走。

看热闹的乡人，神经又紧张起来。

奶奶乃至黄智清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全把眼睛看着母亲。

母亲一时又成了众人的焦点。

眼看着两个女儿说走就走，母亲终于回身急喊：“鹂鹂、琳琳，回来，你们给妈回来，回来……”

鹂鹂的脚底犹豫了一下。

但黄琳还是拽了姐姐就走。

这时候母亲追了过来，上前将她们拦住。

黄琳和黄鹂还欲再走。

母亲突然甩起一巴掌，啪的一声就打在了黄鹂的脸上。

黄鹂一动不动。

渐渐地，两行眼泪就刷地流了下来。



黄琳愣在当场。

所有的人也都愣在当场。

捣蛋的刘品仁被镇住了。

把门的黄卓被镇住了。

搅事的黄毛女人被镇住了。

母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黄琳的眼泪也哗地流了出来。

母亲突然一把搂住黄鹂，流着泪说：“鹂鹂，妈打你了。鹂鹂，妈对不起你……”

“不，妈，是我不听话，是我对不起你。”黄琳也流着眼泪抱住了母亲。

一家三口，泪流满面地抱成一团。

母亲抬起泪眼，替黄鹂抹掉眼泪：“鹂鹂，你自小听话，妈从没有打过你。鹂鹂，妈打你了，你怪不怪妈？”

黄鹂含着眼泪摇摇头，也替母亲抹去眼泪：“妈，我不怪你，是我不对，我是姐姐，我没拦住妹妹。”

黄琳也含着泪说：“姐，是我不对，我不该……”

母亲也替黄琳抹掉眼泪：“琳琳，妈不怪你，妈不怪你们。是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姐，是妈连累你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受了委屈。”

黄琳连忙也替母亲抹掉眼泪：“妈，难不成当真是人穷志短？人家是在欺负咱们。妈，咱们要不要转身走人，现在就回外婆家去？”

母亲转向黄鹂：“鹂鹂，依你看哩？你替妈拿一个主意。”

黄鹂：“妈，你拿主意，我听妈的。”

黄琳：“我也全听妈的。”

母亲抬起头，平静了一下，一抹泪眼，面对刘品仁，一字一顿：“孩子，什么叫‘一对新夫妻，两台旧机器’？这话是你爸妈教你们的？还是老师教你们的？两台旧机器又怎么样？两台旧机器现在就是一对新夫妻。”

刘品仁等人歪过脑袋，佯装望天。

母亲又转对黄卓，一脸诚恳：“卓，你能惦记着你死去的妈，说明你孝顺。过了今晚，我明天就去你妈坟上给你亲妈上坟。听说明天是你亲妈的忌日，我心里还确实有话，明天要到你妈坟上给你妈说去。”

黄卓这才垂下脑袋。

母亲扬起头，嗓门一亮：“家伙吹起来，炮仗放起来，迎接新娘进门。”

顿时唢呐和鞭炮声再起。

母亲牵着一头小牛和几只羊，落落大方地走进了黄家。

抬箱柜的抬了箱柜随后，箱柜在门槛上一撞，翻了，倒出的全是书本。

看客们都惊讶地看着满地的各式书本。

黄毛女人冷哼一声，一跺脚，转身就走。

看热闹的乡人也渐渐散去。

只有那个背画夹的男人，不但没走，反而放下画夹，在门外的树根上坐了下来。

黄智清不无怀疑地看了那人一眼，这才进屋。进屋后又将那人细看了一眼。

树根上坐着那个背画夹的男人，瘦劲，高个，外表邋遢，却透出艺术家气质。

他坐在哪里，有些神秘，有些怪怪地望着黄家老屋。

黄智清关门时，头伸出门外：“你是谁？”

“我叫龙大海。”

“龙大海，干什么的？”

“画画。”

“画画？画什么画？”

“老屋。”

“老屋？老屋有什么好画的？”黄智清将门关上：“毛病。”

他忽又想起了什么，再将门打开：“你就会画什么老屋？”

龙大海说：“别的也会。”

黄智清再问：“会画钱吗？”

龙大海摇摇头：“不会。”

黄智清：“会不会画酒，画一些香烟？”

龙大海：“不会。”

“这些都不会，算什么画家？说来说去，还是只会画什么老屋，这能顶个屁用？拉倒了吧你。”



黄智清重重将门关上：“毛病。”

夜色真正降临了。

黄家的喜酒办得非常简单，黄智清一上桌就迫不及待地拿起酒瓶。

母亲则端起酒杯对奶奶说：“妈，我敬您老一杯。”

奶奶说：“你们两口子对敬一杯。”

母亲举起酒杯。

黄智清举起酒瓶：“我就这个。”说着就咽咽咽一口气连喝半瓶。

黄琳和黄鹂互望了一眼。

黄杏和黄卓也互望了一眼。

母亲再次举起酒杯：“为了咱们四个孩子。为了咱们四个孩子成了一家人了，为了咱们四个孩子从今而后就是兄弟姐妹，妈再喝一杯。”

黄琳看了大姐黄鹂一眼。

黄杏则看了黄卓一眼。

四个孩子又互相看了一眼。

奶奶颤颤巍巍：“智清，你、你也说上两句。”

黄智清举起酒瓶：“少说多喝，今晚这可是喜酒。”说着又举瓶一口。

奶奶脸色一沉：“看你浑的。”

黄智清顿下酒瓶，舌头已经有些大了：“要说，就阿娟，就孩子他妈说吧。”

母亲鬓角一掠：“好吧，我说几句。我们两家本来就离得不远。现在更近了，现在是一家子了。”母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竟有些泪光闪烁：“我哩，也是苦命，孩子他爸一病就病了这么多年，再怎么治也没有治好，还是走了。”

奶奶：“娟，今天是你喜日子，不说这个。”

母亲点点头：“所以，我是半边人。智清哩，智清的孩子他妈也是走得早，智清也是半边人。今几个，半边人跟半边人合在一起，就合整了，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了。人家常说，一个家里，爸是一根梁，梁断了，家就塌了；妈是什么哩？妈是一道箍，一道箍桶的箍，妈不在了，这家就要散了。咱这个家哩，从今天起，梁也有了，箍也有了。这梁是不是称职，箍是不是称职，今后

这个家会知道，孩子们会知道。老话说，男人好，好一个，女人好，好一窝。我知道做妈的责任。可能我没有做一个好妈的能力，但我可以说，从今晚起，黄鹂和黄琳就不是没有妈的孩子了，黄卓和黄杏也再不是没有妈的孩子了，我会尽到我做妈的责任。”

黄智清：“我两个孩子姓黄，你两个孩子原本也是姓黄，这姓黄跟姓黄，今后姓都用不着改了。”

小黄琳头一扬：“我们都还是校友，都在松元中学。我姐跟黄杏、黄卓还是同班同学。”

母亲说：“这就更好了，本来就都是熟人。现在都是兄弟姐妹了，琳琳，妈知道，卓儿和杏儿都比你大，叫一声哥哥、姐姐。”

黄琳刚想张口，忽然想起了什么：“据我所知，他们两个是双胞胎，我姐比他们两个还都大一岁，现在我姐是大姐了，要叫姐应该他们先叫。”

黄智清哈着酒气：“也好，杏，你先叫姐。”

黄杏有些小心眼，望着黄卓：“哥先叫姐，我就叫姐。”

奶奶：“卓儿，你就先叫。”

黄卓垂下脑袋。

奶奶：“卓儿。”

黄卓不理。

母亲：“一家人也别拘个你先我后，琳琳，你听妈的，你就先叫。”

黄琳嘟着嘴，低着头：“要叫就应该他们先叫。”

黄鹂说：“算了，要别叫就都别叫了。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同班同学，平常也玩得最好，黄卓是学习委员，黄杏是数学课代表。”

黄杏说：“你是班长，干脆我和我哥就叫你班长。”

黄智清酒瓶一顿：“浑话，一家人在一个家里，怎么能称呼委员、班长？那不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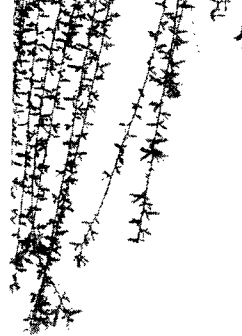
黄杏撅起嘴：“反正哥叫我才叫。”

奶奶有些急了：“卓儿。”

黄卓仍是不理。

母亲便说：“琳琳，你最小，还是你先。”

黄琳望一眼黄鹂。



黄鹂略一点头。

黄琳这才站起来，朝黄卓、黄杏夸张地一鞠躬：“黄卓哥、黄杏姐姐。”

黄智清对黄杏一斜眼：“该你了。”

大家的目光都朝着了黄杏。

黄杏用膀子悄悄触触黄卓。

黄卓脖子一梗：“干什么，你嘴又不在我嘴上。”

这时黄鹂说：“行了行了，都别叫了。”

黄琳急了：“不行，那我不亏了。”

黄鹂站起来：“这样吧，我最大我先叫——黄卓弟弟、黄杏妹妹。我叫过你们弟弟妹妹，你们就是不叫，我也是你们姐姐了。”

黄琳嘴快：“是大姐。”

黄杏鼻子一耸：“是你大姐，是你一个人的大姐。”

黄琳自知失言，忙捂嘴笑了。

黄杏这才对黄鹂鞠一躬：“班长姐姐，不，黄鹂姐。”

母亲笑道：“鹂，他们都叫你姐了，你也该叫爸了。”

黄鹂最是懂事，立即便正正经经地对黄智清叫了一声：“爸。”

黄琳最是调皮，也跟着叫了一声：“爸，给你添麻烦了。”

黄智清从嘴里拔出酒瓶，含混不清地嗯了一声。

奶奶看了一眼黄杏。

黄杏也比着黄琳的调皮：“妈，请妈多多关照。”

母亲在黄杏的头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

奶奶说：“还有卓哩？卓。”

黄卓把头埋得更低。

奶奶大了声音：“卓。”

黄卓不应。

奶奶更加明显地颤抖起来。

母亲赶紧圆场：“算了，不叫就不叫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奶奶桌子一拍：“卓儿。”

黄卓猛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吼了起来：“我妈在这，我妈在这里。这才是我妈。”

然后对着照片上的母亲大喊：“妈、妈……”

黄琳和黄鹂都看了一眼母亲。

母亲非常平静。

“你、你这畜生……”奶奶欲想站起，身子一歪，险些跌倒。

母亲赶紧扶奶奶坐下：“算了，别跟孩子窝气。”

黄卓又将照片用力地塞进怀里。

奶奶哆嗦着举起酒杯：“阿娟，我老不死的替你儿子敬你一杯。”

母亲赶紧接过酒杯：“妈，这杯我给你喝了。”母亲一饮而尽，放下酒杯，眸中又有泪光泛动，终于道：“今天是喜日子，按说哩，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但是我还是想说，我哩，这些年家境困难，为孩子他爸治病拖了一堆债。现在，我把老屋卖了，债也全数的还了。也就是说债没了，房子也没了。可以说除了孩子，除了几只羊一头小牛，一无所有，当然还有一双手。所以今后这个家就是咱们的家，就是我的家了，孩子也全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退路，也不会三心二意。说命也好，说缘也好，反正现在已经走到了一起，反正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绳子不也是不同的草拧成了一根的吗？咱们今后也就搓成一根绳子，有什么苦水就吐在掌心里，铆点劲，全家人都整起来，往前搓，往前拧。我来到这家，事先也知道这家一样的很穷。我图的是这老黄家祖上曾经非常风光，图的是老黄家的子女今后一样会有出息。”

黄智清的舌头似乎已经完全大了：“你说得很、很对，我老黄家的祖上可不是一般的人家。这镇上的接官亭、送子桥、还、还有学圃堂，听说都是我黄家祖上造、造的，只是现在、现在败落了，妈的，现在败落了。”

说到这，又猛地喝了一口。

母亲接着说：“是的，过去有过，现在没了。其实哩，这也没有什么，这最要紧的就是要看往后，往后就看在咱们几个孩子身上。”

奶奶忽然想起了什么：“卓、杏啊，你扶奶奶起来。”

黄卓和黄杏扶起奶奶。

奶奶费力地走向侧厢——那是奶奶的卧室。

卓和杏扶着奶奶进了奶奶的房间。

奶奶却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先出去一会。”